

KODAK
LICENSED PRODUCT

M

Y

C

KODAK Gray Scale



棧雲峽雨日記

中

ル 5
3678
2



門ル 5
號 3678
卷 2



成齋曰蜀中蓋我甲州之
大者其土產饒富亦略相
似

棧雲峽兩日記下



三日過骨董鋪書畫玩具無足觀者書肆則所在布
列卧龍橋前後最多青編縹帙紛綸乎皮閣間文學
之盛可知也成都為四川治所全省之貨皆集焉所
謂四川者蓋取名於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也
九霞蔡氏曰北走秦鳳有鐵山劍閣之塞東下荆襄
有瞿唐灩澦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峩之固西拒
土番有石門崆峒之障山林襟束自為藩籬故蜀不
苦外寇然姦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

了月
16212

桐雲曰全蜀形勢瞭如指掌

敬字曰據此言則廣輿記可備參考之書也一省之論形勢與有親歷之者符合則他省亦可知矣成齋曰以上說地形以下說土產

者矣。要之成都堂奧也。灌口門戶也。威茂松黎藩籬也。故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潘。松潘以孤城介蕃域而寄喉龍州。設為羌戎所截則疊溪以南可建瓴而下。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不百里。維州不守則由靈關可抵雅州。由草坡可抵汶川。由泄里壩可抵灌縣。由清溪口可抵崇慶。詎獨門庭之禍哉。至若烏蒙烏撒蠻獠雜處撫綏失策易生兵釁。於叙瀘有唇齒之依可勿慎乎。余自秦隴經劍閣以入于蜀。審其山川形勢深服蔡氏有獲乎全蜀守禦之要也。蓋蜀地方數千里多產金銀茶葉煤炭蠶絲。

甕江曰先提大綱以下層層分目細寫

成齋曰論土產說財計宜於首府故在成都發之

甕江曰詳舉土產多寡盛衰此是范陸二記之所未有

桐雲曰臚陳物產縣志無此詳細

之類。然隨地氣盛衰所出亦不能無。古今之異。鹽源縣會理州皆屬寧遠。乾隆至道光出金銀尤多。同治初各坑皆廢。二十年來無復興其工者。雲南近亦不產金銀。緬甸界上或有多出者。然皆為土人所占有矣。歐洲人云。蜀西北沙中出金。不知其果然否。茶樹古稱最多。明季荐遭兵禍。斫伐無餘。清興以來。荒蕪日闢。多種杭稻。諸穀獲利已厚。故栽茶不廣也。如蠶絲不及江南之多。遠甚。價亦視南省所出多寡為低昂。即以極盛之年言之。轉販於他省者不能過於十萬金也。產煤之地。成都則灌縣。叙州則慶符。重慶則

香巖曰蜀中柴富於煤故用柴者多

敬字曰此等在愚屬異聞

成齋曰以下述地質民性之概畧

甕江曰利之所在弊害隨可不畏乎
香巖曰其俗信佛尚不知江南之甚

又曰天主教實為人心世道之憂

隆昌永川榮昌其他所在有之而以灌縣隆昌為上品每斤價十數文然獨官吏及富者用之眾庶則皆資于薪柴又之棟梁之材峻嶺懸崖或有巨木然搬運甚艱故成都造厦屋多砌磚瓦獨中堂用巨木而已藥材尤推大宗全省所出每歲率不下百萬金大抵蜀地皆肥美而廣元昭化梓潼劍州未免屬下等綿州抵省城皆上上省城至簡州資陽為中資州至內江隆榮又為上上而永川璧山則又中矣民質直而剽悍然五方雜處匪類亦多俗素信佛輓近則駸駸入于祇教全省教會蓋至數十萬云

聲子曰可謂於久則見陳江安矣

敬字曰論地勢論風土而已猶未免索莫故訪問人物評論前哲追憶風采氣度頭使敘事宛轉有致文境變化不窮能事畢矣又曰楚材晉用自東周時已然甚矣楚之多材也

甕江曰近讀中興奏議先正事略知諸子之才且賢此非溢美也

蘭地曰文正古文卓然大家在本朝為第一流至勲業之隆學術之正漢唐以來無可比擬者矣成齋曰陳光叔真偉人矣

四日江安知縣陳錫鬯來訪風采藹然君子人也其父光叔先生於書無所不窺所著有經義若干卷當道光末年知天下且亂謂人曰不出數歲國難必起惟楚材足以靖之蓋楚材之尤著者為曾文正國藩及弟國荃左宗棠胡文忠林翼羅忠節澤南李忠武續賈李勇毅續宜江忠烈忠源諸公江羅二李皆善用兵常以寡破眾胡曾左則有雄才大略而曾學術尤優經學兼諳漢宋古文亦蔚然可觀光叔先生皆夙識之及髮途之難數人者果相繼徵用遂能盪平之其精於賞鑑如此錫鬯同治十二年署新繁知縣

魏江曰有新父乃有斯子

勤恤民隱興利除害不遺餘力去冬交卸士民聯名請留任者數矣格於令甲不獲回轅之日爭設紅帷數十里以餞之一時傳為美談

敬字曰鼓角漏天東杜句也曰漏天則多雨者不待言而知之矣

五日六日七日皆雨自入蜀雨常居十之九詢之曰每歲夏天陰雨連綿范記云蜀中無梅雨未必然也八日雨止出南門過萬里橋行三里謁先主廟廟宇南向昭烈塑像冕服當中而立北地王及關張龐數子陪侍左右文武諸臣皆羅列東西二廂武侯則別置祠于廟後杜詩所謂錦官城外柏森森者是也廟左有一池菡萏正華清香襲人浴池右折數十步歸

朗廬曰有名君臣得有名作何不千古

然一丘翠柏蒼竹四面圍繞即惠陵也導者曰浣花草堂去此不遠盍往觀焉乃出廟門西北行五里得浣花橋蕭然一小石耳過橋數十步入草堂寺殿閣巍奐像設莊嚴自殿西逶迤而左慈竹夾路翠徹眉宇愈進愈邃清流屈曲修廊相屬而杜工部祠在焉像崇三尺許衣冠而坐其左邊刻像石面拊祀者為陸放翁祠西引渠成池有鼈數十浮出水面見人無畏避之狀草堂寺自梁時已著名工部流離秦隴卜地於西枝邨將置草堂為詩紀之未果乾元己亥冬入蜀依嚴武其居適與寺隣遂名為草堂今祠所在

紫微曰借導者口中引出浣花草堂文心又變

中州曰草堂詩曰步屐隨竹疎尊榻中慈竹披路者豈其遺乎
甕江曰子美放翁與蜀主君臣並朝食千載則曰文章不若富貴功名吾不信矣

香嚴曰同谷與東柯西枝兩邨皆在秦州
桐雲曰杜少陵草堂遺址與蘭亭相仿年代較遠甚

茂雲曰高

卷之十

四

杜少陵草堂遺址

址久廢後人聚訟附會穿鑿不一而足然終無實跡可考矣今之所建亦名存而實亡耳

敬字曰立祠亦不過循故事襲舊習姑從俗尚不事變更而已若如此祠一而毀之則名曰正俗而實為擾民故以余觀之如此類任人氏所為而地方官不與焉猶為有堂堂大國之氣象焉洵可尚也

甕江曰曾讀經寇紀略明李遠聞蜀碧諸書流賊所過難犬無遺讀到此不覺使人慘然

即遺址也歸途過青羊宮規模極大中設劇場商賈雲集百貨山積人雷汗雨殊為可厭支機石在滿城君平街焦家巷崇四尺餘廣二尺五六寸厚可一尺面平而頂斜殺黝然淡黑不過一頑石也乃相傳以為天上物立祠奉之人情喜誕往往迺爾問躍龍池廢已久相如宅亦存名而已蓋蜀地經張獻忠之亂文物蕩然遺跡舊蹤無從考究其存于今者槩屬後人摸擬云

十一日議買舟東下時水大漲江路危險乃取陸路會陳錫鬯趨重慶府因約與俱卯牌發錦城路上甕

况外國

甕江曰本邦邊邑有大里小里之稱蓋此類

朗盧曰本邦蔗近日為外洋品所壓不可不憂

石平坦如砥過大面舖宿龍泉驛

十二日發龍泉山坡聯屬但不高峻耳踰山泉舖大霧起于巨壑倏忽四塞數步之外不辨人馬抵石橋舖街市頗繁盛沿雁江而行過古折柳橋為唐刺史雍陶題名處今則橋已廢矣路左右橋樹遍野纍纍結子如綴碧玉宿簡州是日行程為七十里其實可百里蓋山巔水涯夷險不一故里程不無伸縮所至止記大數耳

十三日過林江寺宿資陽縣蜀中多產蔗蔗有二種紫色者少液只供咀嚼青者以製糖糖價極廉成都

紫微曰又回顧
成齋曰殷阜可想

紫微曰六朝佳句

朗廬曰清爽可想

至重慶卽川東官道而道路橋梁修治殊至田野闢
開邑里殷富非復川北之比客店大者可容千人店
中或有設劇場者
十四日侵曉發市聲未罷棹舟濟雁江殘月在水涼
氣可掬宿資州卽漢時資中縣城北有鳳躍舊跡
十五日過唐明渡卽珠江也將入銀山鎮斷巖屏立
刻明人詩數章松柏垂蔭一蹊從其下過不風而冷
宿內江縣
十六日路右多鹽井皆深約二三百丈廣不過尺汲
井之方巨竹穿節接數竿爲一長筩底施獸皮以深

紫微曰造語精警似于
楚江曰邦人作文長於議
論短於記實此種筆墨吾
不能不贊揚

甕江曰漢時講利者主鹽
鐵宋元以降變爲鹽茶茶
成表畧述於前此舉諸州
鹽池歷代鹽政非通經世
之務者不能道也
梅里曰地距海遠則必有
鹽池鹽井造物之爲人可
謂密矣春秋傳所謂郟瑕
氏之地沃饒近鹽卽是歟

插水水排皮上湧填筩中便引出之皮乃塞底而水
不漏有一大蔑繫筩裏不絕遠接于車以繞車輪
牛挽車轉筩則冉冉出井牛又逆行放筩下井蓋牛
之行有順逆而筩之出井緩其放之也急以輕重不
同也筩已出井有槽承水以筩注鍋中煮之爲鹽每
斤價七八文至宜昌則三倍矣蓋禹域之出鹽有數
種其煮海而成者蘓遼山東兩淮廣南閩浙是也挹
井者蜀及滇黔是也沃水於土或值雨過鹽氣自然
滲漉因煮之而成者河北營并是也崖砭崔巍雨淋
日炙自然而成者階成蘭鳳是也若夫巴東朐腮井

香巖曰鹽質亦有高低非獨值也楚民喜食小鹽非以價低以質高耳
對山曰弊所必至言揭之見山曰法久弊生凡事皆然鹽漕河三者為吾華要政不得其人則不治得其人不能盡其長則亦不治此近今所以益壞也

水凝成鹽當中突起四邊漸平鋪如張傘狀解州則薰風自南一夕即成鹽此其大畧也鹽有定例凡沿海州縣及有鹽井鹽池者皆聽民煮之官出帑收買戶部乃給鹽引於商就場照引受鹽又必掣之於批驗所故受鹽多寡皆可按引而知其運販亦隨引所定各異其地謂之官鹽若一犯界即為私鹽夫分疆畫地不得引與地相乖於是乎近楚者不得食於楚近蜀者不得食於蜀而私販起矣且鹽商各衙門皆有額規不得稍有虧欠加之地方文武官吏誅求無算各項費用盡資之於鹽故官鹽必昂於私鹽此私

擊牙曰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始也誦之於口今也接之於目在入蜀者固不得惜一筆也此段遂詳錄採鹽併論及鹽法雖無關於記行亦時務不得不然

敬字曰上叙鹽之事委曲周詳至此以斷語結之文乃有著落
桐雲曰鹽政積弊自古已然人盡知之鮮有能祛之者唐劉晏制法盡美尚有未盡善之處讀君此論知深於經世之學矣

販之所以日盛而不可禁官鹽之所以壅滯而虧於課額也唐劉晏為轉運使用權鹽法以為官多則擾民於是於出鹽之鄉獨置吏及亭戶權鹽轉鬻之商任其所之舊時諸道有權鹽錢商舟所過有稅錢悉奏罷之是法頗善但置吏販鬻猶易啓弊竇余則以為凡產鹽之地計真竈若干出鹽若干以收其稅聽商民就場賣買隨便轉販不必給引則商民均賴其利官亦庶免乎虧鹽課之憂矣買舟下珠江三十里抵碑木鎮復舍舟而輜經雙鳳驛過銀匠街宿隆昌縣縣多出締給價極廉

桐雲山雨稿

朗廬曰誰不欣然

十七日過李市鎮稻花方秀清香冉冉送人不絕宿榮昌縣夜熱如蒸

十八日戴星而發避熱也經郵亭鋪宿永川縣苦熱通夕不寐

十九日蓐食上程過馬方礮宿來鳳驛自入川省每縣有德政坊每間有節孝坊坊皆華表兩柱刻獸上題聯句又揭扁額鏤金施彩最為壯麗所費率數百千金頌德政者多近世人蓋數十年來風俗澆漓循吏不易得遇有治功稍優者民俱推奉必為建坊若節孝坊則其子若孫請諸官官以聞於朝合格輒賜

桐雲曰此論最為警切不得為奇
聲牙曰德政坊節孝坊雖非多重要之水腐生蟲不為盛事也

旌表抑亦見古今世道之變也

二十日夜半出店過浮圖關山峻輪危軒則朝天輕則俯地殘夢屢驚比天明雨點點下經白市驛入龍洞關滿山奇石皆成淺白色累累疊起如波濤之湧抵勞淳鋪雷雨急循峻阪而下則俯瞰大江右挹江光左掖山翠東走數十里抵重慶府府依山為城高而長如大帶拖天際躡磴而上百八十餘級始至城門又歷九十餘級乃出街上范記云盛夏無山水皆瘴詢之曰瘴氣大減於昔時但井不可食特充洗滌之用而已

朗廬曰奇府

甕江曰：寓秋教之變，歷歷如觀。又曰：近日傳教師入我邦，讀至此，不覺不寒而慄。

香巖曰：他日蜀民必以天主教激成禍變。

梅里曰：隣舍之傷殘，乃我之藥石，當路者宜寫一通，置之几上。

二十一日清曆六月朔也。初余在成都，聞重慶有秋教之變，至則已平矣。蓋秋教之入蜀，民皆不喜而奸宄無賴之徒，爭竄名於教會，恃勢橫暴，民益惡之。然司教者略不經意，民訟之官，又不得直，由是忿懣不能平。至同治十二年，遂甯諸縣民群起殺教徒，而今茲又有江北之變。江北與重慶相對，別置同知官一員，正月教徒之在江北者，放火燒民居，數戶團民即捕之，既而教徒又縛納糧廳城者三人，拔其鬚，爭折辱之，且死，乃釋之。於是四鄉之民，不期而集，燬教會醫館，并傷殘教徒，遠近聞風起者十餘萬人。二月遂

朗廬曰：直道也，而可慰却在乎此。

甕江曰：使彼禁神像，差強人意。

香巖曰：嘉陵江至合江縣與大江合，尚在渝州之上。

涉江南入府城，將盡火教堂以甘心焉。鎮道及地方官百方慰諭，久之始退。法郎西人范若瑟司教知曲在已，執倡禍者三人獻之，照例懲罰。地方官亦令圍首捕致首亂者，頃之教徒又毒於井中，以害渝州民，執而鞠之，即首服，然未至結案也。教徒之在江北者，凡數千，方民逐之，江南城中教徒三百餘戶，見民眾勢張甚，皆虞不能自保，乃焚所崇奉神像，更立天地君親師位，於是比戶皆放砲稱賀云。二十二日，嘉陵江來注于江，自是江勢益壯，余將買舟，屬陳錫邈聽采，凡船上設艙榻，檣者曰艖，子供

中洲曰用彼地套語使讀
者如目觀相揖狀妙妙

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貊行矣况中華乎

行旅寄載其無之者大曰五板小曰三板皆裝載貨
物客亦得就搭焉適有一大船裝鹽趨宜昌者錫堯
勸余附載乃告別錫堯相揖而祝曰一路平安蓋是
邦送行常語也嗟余自入蜀即納交於錫堯肝膽相
投事輒咨詢依以為西道主人錫堯亦自任不辭今
乃遽然分袂真所謂別離已異域音信若為通者口
叙常語而誠發自中黯然久之遂自東門乘脚艇順
流而下鹽船大受十四萬斤入水甚深以故泊在下
流灘深處距城十五里就遷則日已中矣下午拔錨
船上艙一槳四皆須七八人之力方得操之一長年

中洲曰想見舟長面如鐘
暹
朗廬曰似吾邦不識卷戰
狀

甕江曰極瑣細事寫得入
妙
中洲曰瑣屑事記得極細
極微非麻姑肥瘠于惡能
如此
紫敲曰追叙法
穗峰曰方患之則不得杆
之術及得其術則已無
其患世間往往有此種事

執大竹條左右指揮勃如忽口角吐沫聲如洪鐘舟
人或懈輒號呼撻背皆隱然墳起成紫黑色頃之創
痕層層交背旁觀亦為酸鼻泊何家嘴一名唐家沱
初陸行每宿苦蟲不能安眠蟲色淺紅而圓微成
三稜名曰臭蟲不潔之所生也以其伏于臥坑又曰
坑蟲晝間無見至夜就寢四集嗜膚隨成微腫癢不
可堪搔之見血尋結痂經月不痊及上舟始免其厄
後聞蟲性怯油寢藉油布則無患
二十三日舟初入巴峽沿岸有石山有土山土山率
墾為田民皆就家焉魚子沱北岸一小聚人家且十

檉雲峒雨稿

中洲曰多情即至情
桐雲曰神情尚恍飛躍紙
上

朗廬曰與陸記異筆同前

香巖曰求瞿堂先生亦注
易於此

朗廬曰道家素闡羅亦衆
妙門乎
紫微曰空中樓閣借舟子
口中點出得法

餘戶竝在一磐石上過草峽山中多出煤炭泊施家
沱已暝山上新月纖纖畫眉離鷺入夢矣

二十四日過李渡一聚數十家皆石上構家石大家
亦隨大不築而基亦一奇也過涪州城市整齊山容
亦寬我爭獻奇伊川程先生嘗謫焉易傳之著實成
乎此想像高風不堪欽仰城東有一河舟人云舟楫
能達于思南府經離石鎮抵鄴都縣道家以為冥獄
在鄴都遂以此當之紺壁隱約于山巔深樹間舟人
曰閻羅天子所居山下則城市烟火依然人間世矣
泊馬唐灣涪州至鄴都皆得瑰巖怪石為奇否則凡

中洲曰仰視故奇登之或
不奇何足憐

山耳

二十五日過鐵門坎急湍激蕩忠州在南岸滿目荒
涼殊無足觀者抵舊忠州方溪自南來入于江水勢
頗緊過石寶砦一大石四面削成矗立三十餘丈自
趾起閣層層為級者十一以屬巔巔有一梵宮磬聲
隱隱出自雲際以舟行貪程不得一登可憾過武林
關抵雙渠子漩渦疊起舟所掀舞一再轉纔得出泊
仰渡夜熱甚

二十六日過胡灘水勢漫緩不復覺危險也白水溪
自南來有一大盤石障之水自石背散漫而下旭日

幾雲峒雨稿

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中洲曰開鏡

紫微曰比例層出不窮

中洲曰形容怪巖奇石各處各樣文亦愈出愈奇

朗廬曰喚增張飛同種人能得所託所以可傳

映射熒乎璀璨晒水綃摧玉簾自此而東奇石滿江大者如飄大旌如築層樓長者跨于數里如橋梁如隄防兩岸之山亦坼如皴如愈出愈奇舟行迅疾左右顧眄不暇至萬縣縣城人烟稠密頗為殷富將入巴陽峽亂石堆壘長數百丈蜿蜒如龍曰龍蟠石水束而逼仄入峽益窄若二大舟來遇各槳相搪不可過也雲陽縣城市矮陋獨南岸新修張翼德祠金碧爛然眩人目過半邊灘舟又過渦掀舞者三泊廟漑子亦熱甚

二十七日過三塊石以三大石束水得名抵靈姑洗

盤渦盪舟過安平驛抵漫里三沱舟又掀舞者數矣抵夔州街上人家多茅茨瓦屋僅居十之一同治九年江大漲城上水深丈餘南門漂去居民避水門上者皆葬於魚腹今未能復舊觀也蓋城壁高於江面七八丈而水出其上數百年來所未嘗有云大抵每歲夏秋水長數丈今茲則否亦幸已然昨來見舟舩觸礁破壞者再矣吁險矣而古人云未如人情之最險果然耶夔州禹貢荆梁二州之域過此則荆州也二十八日僦小舟往觀魚復浦八陣圖方在水底不可見舟人云天寒水落則六十四苑猶見其鬚鬣夫

幾雲夾雨高

卷之十

〇十二

全堂藏

聲牙曰魚復浦八陣郭璞賦江而寂靜元注水而翼詩聖已後始曉于世豈所謂愈遠愈著者歟

德峰曰太陽之麗空而不墜地球之旋轉而不崩物之奇怪莫過焉然其理則必有之凡物極其理則天下無復奇怪矣桐雲曰議論宏通不泥陳說非具大學識鮮克辨此

聲牙曰城名白帝正指公孫而名之也不改其名而徒改祀典明人之陋也可笑

纍纍之石在渦回浪湧之間經數千百年未嘗轉移可謂奇矣先儒劉隅謂浦之上有溪引江濤以趨北崖岸有土壤易崩故江漲則益趨之唯浦隆然介其中盤錯鬱結甚固浦下則束以瞿唐鎮以灩澦江流抗於吭隘漫渙而回延滙于數沱此浦又在回沱之曲正其旋緩歇薄之會而盪激衝撼之所不及也故瞿唐不剗灩澦不拔則石無可轉之期此論明確足以破千古之惑矣一山臨江而起為白帝城遺墟舍舟由山後螺旋而上殿宇巍然舊祀公孫述明時廢之更祀昭烈庭中有仙人掌數株皆高過一丈所罕

相雲曰句奇語重紫敲曰有此奇景有此奇句

穗峰曰如積亂石蓋所以有灩澦堆之名

紫敲曰縫字新

甕江曰能寫難寫之狀此種筆墨視范陸二記無愧色

觀殿門俯瞰瞿唐不雨而萬雷作于脚底繞殿多老樹陰森含風頓忘三伏之熱徘徊移時登舟則烈日赫赫復在洪爐中矣二十九日抵瞿唐口灩澦堆屹立于江心嶽岬崖崿望之如亂石層累而成者其實一大石也是為大灩澦稍近北岸雙石對峙與大灩澦遙成鼎足狀者為小灩澦冬時水落環堆石礁簇出者六七舟曲折縫其間而行極為危險夏秋水漲則并三堆皆在二丈水下矣今夏水不甚長灩澦出江面二丈餘於水候為最好然猶大渦洶湧勢甚急疾舟人必隨渦委曲

紫微曰此比尤新穎
朗廬曰愈出愈奇筆亦愈
寫愈巧

紫微曰美人細意賦貼平
裁縫減盡針線迹

甕江曰奇絕

而過入峽則兩岸絕壁陡立有石破天驚之勢其近
水處層層皴裂如剖蓮囊諸山皆以石為體其色有
粉壁者有赤甲者隨色各得名又有疊成數十級如
可拾而上者曰孟良梯如象鼻下向欲飲于江者曰
石鼻子頭戴圓石欲墜不墜者曰播鼓臺巖腹有洞
如並懸日月者曰男女孔其他成形取勢各不同非
筆墨所能悉也懸巖凹處或有蓄一撮土種以穀苗
皆倒生如頭髮鬚鬚下垂者風箱峽巖上穴居者數
戶與木客相距蓋無遠矣過此則有大石橫排而左
右出江愈束水愈急怒發雷轟天地為改色為黑石

成齋曰總括前段遂及修
枕妻
朗廬曰太險故為太奇

紫微曰預透一筆而半神
駘宕令人意速
成齋曰起下文

灘至大溪口則山稍豁開舟路之險亦紓矣大抵峽
中有難處大渦磅礴轉輟翻輪江流為之激蕩水面
高低不一所以為大險過荒灘盤渦折柁泊巫山縣
修之縣城在北岸山腹去夔州百二十里街市蕭條
亦遭同治水災而然夜月鮮明望巫峽諸山秀翠如
畫神魂爽越已在十二峰之上矣
三十日行半里將入巫峽北岸有神女廟據范陸二
記廟本在巫山疑真觀蓋後人遷之也已入峽灘勢
不如瞿唐然亦為險惡夾江之山皆峻絕摩空草卉
掩生其間墾為田者比瞿唐為多抵青石洞人家可

穗峰曰一段蓋游中第一
佳山水篇中第一好文字
聲牙曰昔嘗怪巫山十二
峰何以入高唐之夢也迨
讀此記最東最西二峰以
雌雄雄乃知由形生影遂
成此詩積年之曠為之得
發

中洲曰文亦奇觀
梅里曰攫峽中真景難影
寫之術不能及焉

甕江曰比喻絕妙

十戶聚為邑居北岸則巫山十二峰前後蔽虧其得
見者特六七峰而已最東一峰膚白如雪細紋刻畫
頂挿雙玉筍晶乎玲瓏與雲光相掩映最西一峰其
形亦相肖諸峰皆娟秀明媚有鸞鸞鳳翥之態與他
山之瑰奇鬱律各自為雄者剛柔相制主賓相得以
成絕大奇觀宜乎古來騷人韻士載之圖畫題之賦
詠推為名山第一也大約巫峽之山頂銳而脚少麥
張其絕壁斷崖多在肩以上瞿唐則自水面陡立腹
背以上斜殺而生毛且巫之山秀媚而鬱律其秀媚
者如淑女之貞靜端正顧盼含態鬱律者如偉丈夫

桐雲曰文亦秀媚鬱律江
山之助是不可少

中洲曰判決尤當山靈不
含冤

中洲曰讀過一轉忽得奇
文議論出人意表妙
紫巖曰文心奇詭

紫巖曰總東有力
中洲曰我鄉高梁川行舟
上下實如華文所記余常
欲記之而不能及讀華文

衣冠儼然尊瞻視瞿唐則猛將臨陣皆裂髮豎可望
而不可狎蓋巫峽能兼瞿唐之奇而瞿唐不能有巫
峽之富二峽之優劣於是而判矣巖間處處有懸泉
其多不可得數謾謾有聲如聞松風抵皮石即楚蜀
過脉處南岸有小聚茆舍瓦屋相間頗楚潔可就而
買醉也舟行一轉忽得奇巖曰鐵棺峽以形似得名
不知何物點仙藏體魄於絕壁千年不朽以雲烟為
墓田猿鶴為弔客使過者不覺仰首驚嘆也經南木
圍抵廣東沱去巫山縣百十五里巫峽至此而盡矣
大抵上峽之舟皆候風挂帆又有數十人縴之踏懸

欽自燒筆硯

魏江曰世事皆然數語可
以充坐右箴
梅里曰當叙奇險之際學
術往往據出

桐雲曰文情跌宕
穗峰曰此時新柳蓋為別
情人之想矣

穗峰曰十六字亦是一幅
好畫圖

崖而行遇路絕不可行者輒皆上舟盪槳搖櫓經數
刻僅能進寸而下灘之舟則一瞬千里快如奔馬但
覆敗之患常不在寸進而在快奔靜觀者蓋知之矣
將抵巴東縣雨忽至回顧峽中諸山出沒于雲際如
舉手送行依依惜別者朝來天陰然諸山無一點雲
翳得縱攬神秀之美至此為雲為雨相送不已神女
豈有情乎不然宋玉之言欺我也小泊巴東亦圮于
水城郭未經修築尤為荒寂寇萊公祠及白雲觀皆
鞠為茂草遺跡不可考獨秋風亭僅存基址云下午
發舟至牛口雨晴雲冉冉捲而上山翠如染斜日映

卷之十一

奎文堂藏

甕江曰土煤我邦之所無
朗廬曰山水忙裏不漏有
用品亦可以觀用心經濟
之一斑

紫轍曰一跳字又奇

咸齋曰叙瞿唐灘瀕以奇
叙巫峽以正而叙入醉甕
以險三勝各有所擅故筆
亦肖之

之風景可畫過巴斗大渦巨浪繞舟而起使人瞿然
抵石門關關在北岸鑿崖為磴道道旁土皆深黑色
有頽乎崩者有巋然崇者一望如潑墨詢之土煤也
蓋巴東而東多產土煤比煤炭火力差劣又無烟氣
注水填之竹筒擣實而出之如圓壩狀每壩重一斤
兌錢一文過業灘雨又大至遂泊蓬滴終夜不絕
三十一日款乃一聲紅墩跳於波上巖間殘溜懸為
飛瀑憂玉散絲玲瓏可愛過叱灘入人鮓壑亂石排
水面大者如岡阜小者如劍鈍忿迅爭鬚與水相搏
濤瀾奔跳隨處作盤渦舟掀舞於其間不當一槁葉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六

舟人極力盪槳適左舷兩槳觸浪而折急移右邊一

齊江曰危險之狀寫得詳
悉讀者不覺手握汗

紫微曰上極力形容得此
一結如神龍點睛

舟人極力盪槳適左舷兩槳觸浪而折急移右邊一
槳代之務隨浪旋轉又遇大渦相蹙舟膠定不動眾
皆失色有宣佛號者有投糈禱江神者相與出死力
拮据久之始得能出險皆額手稱慶蓋峽中難險以
十數而無過於此難者稱曰人鮓壘果不虛也歸州
城在北岸闌闐頗覺殷盛過香溪入江處香溪發源
昭君村至此入于江抵兵書峽兩岸奇峰對峙直上
逼霄漢南者虎蹲北者龍躍而龍腹背皆懸白簾其
下絕壁有小竅高於水面五六丈竅中如積書狀舟
人云即兵書也上古邈矣或大禹治水時藉以鎮罔

中洲曰佳謔使人不覺失
笑

兩耶將圯上老人避秦火秘於此耶何藏之密而鎖
之固也抵新灘亦險惡水落則石聳湍激疾如建瓴
往往不免於覆沒是日水勢緩漫舟人鼓槳而過入
馬肝峽北岸削壁數仞當中有石下垂黝黑而微潤
狀如肝臟分六葉者所以得名石下又有一孔小石
蹲踞如獅子哆口者為獅子巖兩岸群山皆峭拔亦
有飛瀑數道亂瀉大者翻銀飛雪小者垂絲撒髮晚
泊青林井以候水勢蓋重慶至此水候有常度過此
以往非增減一丈則不可入夜雨大至舟人皆喜以
為水且長也

後

卷之二

十七

卷之二

甕江曰本邦干戈騷擾之際亦不至多盜如此彼今號為治平尚有此患詢可異焉耳

八月一日天暝漲痕忽高一丈矣至夜舟人戒盜大抵江路每九十里有馬頭馬頭必置兵船數隻以備盜劫舟或泊他處必有攘奪之患以故未得馬頭雖入夜舟行不止一得馬頭日高亦繫纜猶往往不免喪財也

二日乘水長出通陵則望黃牛山於群峰截嶺之上過達洞灘巨浪重疊舟搖搖如航于大洋自此水稍濶亦多難險亂石循江堆積如瘠一道長渠委泥土于岸上其散列中流者植鋒刃簇齒牙使人一見魂褭黃陵廟在南岸一岳起於廟背如列白屏風范陸

朗廬曰况人世乎

成齋曰前三勝景狀既盡故此淡淡極掃獨一品評語以了局所謂繁簡相資者
桐雲曰山固奇峭清麗文亦頗挫林滿山靈有知亦呼負負

二記皆云廟背大峰峻壁之上有黃石如牛又有一黑石如人牽之注視之無見問之舟人亦以不知答豈山石亦有古今之變邪繞出山後則水之濶者復蹙是為黃牛峽一名西陵峽兩岸層嶂複嶺屏矗壘圍若路窮不可行纔一轉忽復通舟所謂假十二峰者爭聳于霄漢奇峭清麗不讓於真者舟疾如箭山逆舟而來愈來愈妙有秀潤者有刻削者有卓拔詭異者有靜深蕭遠者蓋凡行巫峽而奴視瞿唐恨不得一一名狀之徒目送心賞使奇巒秀峰終于無聞非山靈負我我負山靈也北岸山頂大孔豁開孔上

中洲曰以謝罪一辭記許
多奇景去丈人省筆手段
不可無此狡點

香巖曰蝦蟇砮秋冬出水
可游

成齋曰三峽總論
紫巖曰又總結一段筆酣
墨飽

又曰東上起下餘韻悠然
梅里曰篇中關節處處最見
筆力

敬宇曰瞿唐巫山黃牛三
峽之奇景非犯險難不可
得而見乃余則得玩之於
几席間先生之賜浩多矣
相雲曰自此入湖北省

朗廬曰出至險就至平快
適可想

有一條大石橫臥如架橋者曰天然橋南岸則怪石
羅列于山腹如老猴人立而相戲者為數凡六曰石
猿子瞿唐之山僅能生毛巫峽則帶土而稍蒼至黃
牛樹木陰森交柯攢翠瀑水挂其間若斷若續雖巧
畫者不能寫其真入扇子峽蝦蟇砮隱伏水底不可
得見抵平善壩則峽漸盡山漸夷然其所以娛目怡
心者猶未盡南金關以東若別開乾坤山益卑而遠
水亦潤而慢蓋瞿唐黃牛與巫峽所謂三峽者其峰
巒巖壁雄偉奇狀之觀舉凡天下山水無復出其右
者抵鄧家沱平田淺渚柳簾秧秀於是神意憇然如

出於千軍萬馬之中而入乎燈紅酒綠之場宜昌府
距此十五里

三日下鹽船更買小船抵宜昌城下泊焉宜昌即夷
陵古以為重鎮三國時為吳西陵街衢殷富城南引
江水成一大汛帆檣蜩集蓋上游一都會也歐陽文
忠嘗謫於此遺跡不可復識然追思低回不能自釋
文章之於人也大矣志信登岸辨食具還報曰成都
有囹圄之設已非北地比至江南則人皆好潔無物
不美醬酒亦不讓燕京如紹興酒則其尤著者也余
為之開顏日暮倚舷而坐水輪送涼笙歌之聲繚繞

滿江夜分乃止

朗盧曰我吉備山中有鬼橋者大壑間山骨橫接上生大樹通牛馬下則溪水奔流仰之穹窿為半月狀長約二十有間可稱絕奇也

穗峰曰若獅子巖石猿子名實相符虎牙獨不然何也又曰自牙字括出巖字妙

桐雲曰禹貢汶山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按沱在今枝江縣澧在今華容縣九江

四日解纜兩岸之山偃然橫地而峽中山脈南走出其背者簇簇相聯如夏雲之鬱勃湧起南岸有荆門十二磴磴面洞開一大穴徑數丈崇倍之其頂可通人行名曰仙人橋陸記云荆門者當以險固得名俗謂石穴為荆門妄也北岸為虎牙山與荆門相對公孫述作浮橋拒漢兵處山下灘亦名虎牙水平如席唯見波流渙散成小雷耳過枝江縣抵楊溪口水出洲大小無數嫩草敷茵綠樹點綴其間江鄉風致清麗可人過東市川省木材多聚焉木材之出于川

今九江府也

蘓江曰後上構屋作圃見於范記余竊疑為虛妄不果真矣浮家泛宅何等奇趣

桐雲曰山色空蒙雨亦奇

蘓江曰水禽拍拍放翁晚泊句可想

敬宇曰前月二十九日至是月四日寓蜀中山水最奇絕若真有筆歌墨舞之妙江山之助洵不少矣

省者縛作大筏上又構屋資生之具皆備多者至六七戶或有作圃種菜蔬者候水長順流而下蓋東坡所謂魚蠻子類也以風勢不便小泊江口地多產茶市屋櫛比鬻茶者不下百餘戶亦多設廠售木材雨驟至驅暑如洗少焉大舟湧於波間乃解纜復行過松滋城市空濛乍有乍無抱月而臥過采穴抵虎渡口江水注洞庭處也蓋黃牛至夷陵江廣且十餘里洞庭在其南方八百里茫無津涯大抵湖水增寸未必覺其漲而在江則減四五尺於是昔人就采穴虎渡楊林市宋穴調絃諸口鑿地導江注于湖既復出

荆雲山雨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成齋曰忽復回顧說治水之患
中洲曰吾兄滿腹經濟為蜀中奇山水所歷久不能發之至此山水稍平夷水利論復發矣

龔江曰望美人兮天一方
依依戀戀情况可想

又曰土產物價稅法皆是
有用文字

於江以故水勢緩慢不至為巨害今則獨存虎渡一
口若江流一漲陡高數丈田園室廬所在淹沒而民
為魚鼈然則鑿地疏決豈非南服治水之急務乎
五日比曉舟已抵沙市沙市一名沙頭客舟之泊于
岸者相排相倚不見寸隙過枝江時猶見烟鬟霧鬢
于船尾至此引領西望無復點翠唯有帆影出沒於
烟水淼茫間耳臨江有二關一屬戶部一屬工部屬
工部者科木材屬戶部者科雜貨如鹽科每斤為十
八文且舟之循江上下者在宜昌及九江又皆科之
予曩寄載鹽船長年云納科四十八兩若舟加大科

成齋曰弊政極矣
龔江曰此種弊害不獨止
蜀川省讀者視為秦越可
乎
聲牙曰西洋之制舉全國
而商之漢土之制舉天下
而農之二教相混淆則農
亂而商亦失其處矣此論
甚長更僕無罄

紫轍曰荆襄大局如掌上
螺紋

亦加重或別裝他貨亦從科之夫商賈轉貨關以譏
之科以節之古今之通法也清國二十年來設關之
外每數十里置解設卡陸有派員水有查船率科百
分之一名曰釐捐各省軍餉皆取給焉是豈非關外
有關科外有科者邪加以委員貪污上下其手抽釐
不平多方勒索於是乎商賈裹足百貨阻滯而夾帶
偷漏之弊興焉可勝嘆哉荆州府在沙市北十五里
春秋時為楚郢都梁元帝定都于此周師奄至舉國
為俛自古稱荆州難守其地平行沮洳北則無峻嶺
巖關為之阻南則長江帶之沿岸皆可艤舟故呂蒙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卷之十一

村雲峽雨

卷之四

李靖乘水

中洲曰史學兵學復發矣
桐雲曰平度地勢因而論
軍足為廢芳諸人開罪

朗廬曰工藝固不可不循
土地

白衣搖櫓而廢芳不之覺者非智不足也李靖乘水漲襲蕭銑而百粵江西不及入援者非怠懈失機也蓋并備南北日夕守望力不暇給勢固然也出沙市抵匣子溝多開場製磚蓋南方土皆膠固無地不密村莊墟落砌磚為垣墻若夫北土善鹹燒磚多窳拆不可用故州縣城郭大率以土築成少用磚者亦南北地味之異也下午風順挂帆而行抵郝穴泊焉買鷄價極賤夜多蚊

穗峰曰水害之多可知矣

甕江曰唐人句云江豚吹浪晴還雨讀此始覺其妙

聳牙曰發燕以來歷節候者不少至此始書立秋則知行旅之困於暑也

湖地兩岸皆舉至此距江面殆不盈尺甚則與水平矣過宋穴鋪當前望見華容縣諸山江流曲折舟往如復山亦乍左乍右無有定所冬春水落不至如此之迂回云既而夕日浴波江豚出沒于紫瀾澎湃之間狀酷肖花豬但背上負一塊肉如駱駝為異耳泊洪家灘蚊陣壓舟

七日江色拖練微瀾不起行三十里帆腹忽飽雷雨齊發急收帆小泊踏市驛兩稍微復解纜行過監利縣泊車灣林木蕭蕭一葉初落客衣知秋

八日出車灣十五里阻風泊小灣中

中洲曰蓬底殺風景上吾
兄弟為好風景

費力者其實捉象捉兔共
用全力各處各妙

聲牙曰叙景比中似不
費力者其實捉象捉兔共
用全力各處各妙

甕江曰平遠山水寫作一
幅水墨圖妙甚

桐雲曰八月湖水平適當
其時

中洲曰叙蜀中景處巉刻
勁健如柳王文叙湖上景
處平遠明暢如歐蘇文文
隨景而變何等能手何等

九日掩蓬而坐詩魔惱人急呼紅友驅之玉山忽頽
栩栩遊於黑甜之鄉

十日天陰行四十五里風逆小泊干口下午復行九
十里泊池霸口

十一日睡起則去池霸口已遠矣兩岸没于水人家
皆在波光潋灩中既而岳州諸山蜿蜒而出賈船之
挂帆至自洞庭者如鸕鷀群飛與山翠相映乍青乍
白變幻無常洞庭與大江一衣帶地劃之會江大漲
没在水底行樹微露梢末點點如蕪湖面則皎然一
白與天無際當中有一點青螺如隨波上下者為鷄

巧手

聲牙曰秦蜀楚江此方人
未有游者漸與君亮先
天下之游而游岳陽樓雖
不上而范希文已拜下風
矣

甕江曰所謂涇以渭濁者
亦是類也

朗廬曰一幅江南烟雨圖

香巖曰日南又名臨湘

嵩山君山在其背不見岳州之山導湖北走至湖注
江處而盡於是播鼓山出于水中由播鼓溯流三十
里達于洞庭云播鼓前二水相會北者如渥丹南則
澹然蘸藍而中間一道清濁相搏滾滾而東成珊瑚
色行數十里風瘦帆餒雨絲如織北岸模糊不辨遠
樹南岸則層巒亂巘沿江起伏翠鬟隱隱如隔碧紗
望美人抵楊林磯江勢彎環如開粧奩狀南邊藍色
變為黃蓋洞庭之水至此漸與江相混和也岡阜之
擁壑而起者皆壁立如赭為數凡九至日南磯而盡
日南對岸曰螺山多人烟就泊焉是夜尤苦蚊

十二日至十三日皆阻雨蓬底悶悶日長如年

十四日天陰熱甚過新堤行六十里南岸得一大阜

前面削立色如渥赭即嘉魚之赤壁也蔡九霞曰宋

蘇軾指黃州赤鼻山為赤壁按劉備居樊口進兵逆

操遇于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且赤壁初戰操

軍不利退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今江漢間名為

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惟在嘉魚者與

史合此論蓋得之矣抵石頭司江益濶泊嘉魚縣夜

大雨十五日村落浸水茅簷近與帆影映鷄犬之聲皆在

聳牙曰荆楚之地古多雲
夢後世多赤壁蓋一處著
名則疑似紛作過其地以
不指定其處為妙本朝輒
越准此川中鳴亦准此
朗廬曰其地不明而二賦
顯于千古文字亦大矣哉

朗廬曰奇景也而思之則
慘

楚江曰說水理津津有味
不獨此條

成齋曰前曰雞犬聲在蓬
底此曰舟從綠楊上過皆
奇想也

蓬底蓋秋水方漲舟循大陸而行冬春則柳塘麥疇
高於江一丈矣江之水在黃牛以西群山束之偏仄
窮蹙一出峽口肆然始得逞其勢經江陵公安石首
監利華容自西而北而東而南隨勢迂回至于岳陽
自西南轉出東北趨流而下南北諸縣皆沿岸置隄
民賴以為命故一潰決則千里為壑泊下口夜雨涼
甚
十六日發下口自出嘉魚舟常從綠楊上過以江岸
皆没于水也大軍山壓江而出是為金口就泊焉是
夜亦雨

明廬曰請問之麻姑

卷之十

奎文堂藏

朗廬曰至經濟有用處每
每留心非尋常文人所及
中洲曰貴稿結末有云武
昌以下邦人足跡或至故
不煩記余謂邦人記其山
川風俗者或有之恐無記
其產物者蓋非不記也不
能記也嗚呼是吾凡之所
以不能省筆乎

十七日抵鸚鵡洲人家櫛比炊烟如湧非復芳草萋
萋之景致揚帆東南轉循武昌城壁而行武昌包黃
鶴山為城規模宏大在禹貢亦為荊州域楚熊渠封
其子紅為鄂王於是始有鄂渚之名春秋曰夏汭漢
曰江夏三國時吳人遷都焉名曰武昌唐宋曰鄂州
地最肥腴多產物蠶絲茶葉及棉花為之最歐洲人
買茶多在兩湖又產煤炭人家爨炊常用土煤其薪
柴木材取給於湖南湖廣素稱產稻之鄉至有湖廣
熟天下足之諺故滇黔閩粵川陝山西諸省例不徵
漕山東河南獨徵雜糧惟江蘇安徽浙西江西及湖

甕江曰有用文字亦是范
陸二記之所無

香巖曰可謂周悉無遺

成齋曰川米語與上文湖
廣熟語相呼應

南北六省每歲徵白糧以實于京倉蓋湖北一省如
宜昌施南鄖陽皆在萬山中德安襄陽安陸亦多種
菽麥少有稻田武昌屬地亦強半在山中獨漢黃二
郡產稻而已故武昌漢陽一帶有川米來而價減之
語則知方今楚人皆待濟于川省矣北岸則漢陽府
春秋鄖地三國時屬魏後又屬吳唐曰沔州又曰漢
陽枕大江而控漢水扼南北要衝與岳陽皆為鄂渚
門戶咸豐中髮賊已陷岳州水陸並下奪而據之鄂
城亦隨陷府城南北隅有小阜樹木森蔚為魯肅墓
溯漢就東岸客店宿焉漢水上流濶十有餘里兩岸

幾雲來雨

卷之十

。十五

奎文堂藏

朗廬曰髮賊之慘可想

皆山岳連亘數百里至安陸則地平土鬆又無支流
殺勢故水路易淤塞東西遷徙率無虛歲下至漢口
廣不能一里一遇江漲水輒逆行潛污諸邑皆受其
害大抵沿江州縣皆為髮賊所蹂躪如武昌漢口人
家燒燬略盡今之街衢多亂定後所創是以未能復
昔日之觀云宜昌以東江路平漫可以行汽船聞英
吉利人近有開航路之議
十八日黃鶴山迤西有磯劃江而起磯上構層樓所
謂黃鶴樓也蓋因山得名黃鶴樓始見于齊梁間厥
後興廢不一今樓同治中更造崇三層八面軒敞尤

覽江曰風景如此李自詩
非溢美
朗廬

覽江曰殺風景
朗廬曰醜事而風土可想

覽江曰二賦千古絕調然
其旨莊生寓言若認假為
真不異於癡人說夢赤壁
既非曹瞞之戰場月徘徊

宜遠矚武昌漢陽皆為秋漲所包裹如乾達婆城變
幻於海上者碧瓦粉壁魚鱗雜還南船四集桅檣林
立南北則廣原際天莽莽蒼蒼目盡而止樓上多丐
人擁客乞錢麾之不去匆匆拂衣下樓更上北岸晴
川閣閣踞大別麓亦在長江之濱蓋取於晴川歷歷
之句為名崇不及黃鶴遠矚亦不能相若也山上有
禹廟山後有月湖湖中小洲為伯牙琴臺遺址及暮
上火輪船

十九日至黃州坡遊赤壁實在北岸一小岡臨江如
削賦中所謂斷岸千尺要不過文士虛夸耳晚抵九

半斗牛之間亦遠經度所
謂斷岸千尺虛孝非實固
不足道
香巖曰五老峰遠矚奇秀
為雲所掩耳廬山之勝以
接賢三峽橋開先漱玉亭
為最即東坡賦詩處也
桐雲曰是為小孤山昔人
詩小姑今日家彭郎乃傳
會之詞江南為江西界江
北為安徽界

甕江曰遙應篇首作結

中洲曰此別不可無此言

江廬山秀峙於天際戴雲為帽但在舟中不見九屏
略無足娛人者豈真面目藏在其中不許外觀耶一
白湖光忽見于船左即彭蠡湖有山如拳當湖口而
出上戴浮圖層層倚空如招人過彭澤縣依山荒涼
入夜投錨蓋恐崖岸沒水有膠淺之虞也
二十日昧爽發輪過安慶府至南京則已暝矣
二十一日舟達于上海志信於是辭去君亮亦將東
歸嗚呼我三人相攜奔走炎風烈日之下傳餐換衣
情同骨肉今乃擊缶唱河梁曲天涯地角形單影孤
余何以堪之然天已假我三人以良緣今之雲散安

甕江曰總東更揭要領十
二分筆力

中洲曰百十餘日九千餘
里之遊至結尾一日記同
遊之別算日計程分舟車
輻之多寡辨山川風俗記
述之詳略僅數行總括
全篇至矣盡矣而更發顧
余一論出入意表有餘意
不盡之妙感服敬服
香巖曰四明之天台雁宕
溫之永嘉嚴之富貴徽之
黃山白岳閩之武夷相之
衡嶽桂楚獨秀諸峰皆名
山之可游者不獨粵之羅
浮也漸脚方盛年何難遍
及

知不為他日萍合之因哉是行為日百十有一日為
程九千餘里大抵車取二轎取三舟則略與二者相
抵其記之也北則詳于雍豫西南則詳於梁蜀若夫
武昌以下我邦人士足跡或有及焉者其山川風俗
皆能述之不復煩煩言也顧余年方壯異日或得作
嶺南之遊探梅羅浮觀潮兩廣以續棧雲峽雨之記
其為樂何如也古人有言得隴望蜀余既涉隴之境
又盡蜀之勝矣而意猶未饜焉人實若不知足哉
老友岡松君盈嘗語余曰江河二水其源蓋出于
圖別特據西說圖別特為大塊最高處其山曰喜

馬拉高二萬九千一百脚地上山嶽無與為高佛經所載大雪山蓋謂此也山勢東迤而漸頽則西藏故西藏為地上都邑之最高者大河之發源於此有恒河有印度河其他比達麻足趾諸河皆西南流入于海所以紀印度諸部也夫山之最大者其出水必多今河流之出于西藏而西南流者如此獨得無有東北流者宋元世祖時命都實為招討使往求河源歸言河源在土番桑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如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粲若列星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

西域聞見錄亦言賀卜諾爾即世傳黃河之源星宿海也禹貢岷山導江益州記曰大江之源發于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猶未足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經天彭關亦謂為天谷傳同叔曰岷山在氐道天彭亦在氐道天彭以上江水猶微則岷山當在天彭之東西域聞見錄言自後藏西南温都斯坦各國雪水經番地流入中國匯為揚子大江也先師文簡先生亦以為水出于大雪山之陰者皆北注于星宿海或東流為大江蓋漢人無能窮其源也言見先生禹貢注今所謂

圖別特大抵古土番地，星宿海方在土番，其與喜馬拉相距蓋不甚遠，但其地皆山險，故水潛行於地底，至星宿海始裂地上湧也。聞見錄所載溫都斯坦，蓋指印度東北一部，近世英吉利盡略有印度地，概稱溫都斯坦，蓋原於此。然溫都斯坦雪水流入中國，亦大概言之耳。據傳同叔言岷山天彭並在氐道，氐道與喜馬拉東西相直，蓋亦不甚相遠。要之江河二水皆發於圖別特，而其資源實在於喜馬拉也。余往自孟津渡河，至潼關復東北望，見河流紆餘于山嶽間，宛然如帶，若夫江則至重。

慶始見其淵洋溢，天未能有問二水之源，君盈博通今古，善文章，少從文簡，旁學西洋窮理之說，今也益致力於西籍，其論江河二水，蓋非誣也。

井井居士又記

曰漕運，曰土產，曰教法，曰稅科，曰形勝，歷歷備載，不止寫山水之奇，斯書一出，范陸二記恐不得專美於前也。

皇明治十一年四月初二

甕江川田剛妄評

卷中記中原諸州以水利為之綱而地質土產漕運紡織阿片之患害民物之凋弊等觸處寓慨曲為之區畫措置一一中窾至入隴蜀叙景紀勝之中觀國俗憂民瘼之念猶隱隱動乎楮墨間乃經世大文章莫作一部游記看

又曰繁簡得宜有韻致有精采即以文辭評之亦記行最上乘矣

明治戊寅四月十七日

辱知重野安繹妄批

此冊之到有恪接手便讀不如平生之懶游已屬

開闢文亦雅健暢達大可觀而甚可喜即日讀完一過次日再讀三日三讀殆無瑕疵可指以為遙途來示而徒爾返璧亦乖所望輒細切白紙挿之各處隨筆書鄙見雖不滿作者之望猶賢於寂默返寄也時方新暑如燬與蜀中苦熱楚江蚊陣雖不可同論然亦相應和於几上不覺評而又評滿紙纍纍不遑顧其為附贅為縣疣無寸益於作者也他日嶺南之游若果續而成稿乎幸復賜示有恪雖衰老猶將樂讀而塗抹之也至囑至囑

土井有恪妄批

古人記遊者多矣大抵皆止一方名山勝地若一州一省而已如范陸二記最其尤者然亦唯記西南一隅耳今漸卿起齊魯燕趙究巴蜀下三峽經吳楚境東至海周遊幾一萬里記行幾三萬言可謂前無古人矣且以彼土人記彼土雖并記全國在吾人不如讀此記之能悉情狀蓋彼自記其新于耳目者慣以為常者必不及記也而我則併不知其常者乃如中原驛旅而乏於米飯虧於浴室缺於枕衾闕於廁圜或燒馬矢代薪或穴崖腹棲遲吾人創見乎此記以驚怪而彼必不異也至水

脈源委必詳之溝洫堤防三致意則漸卿別具經濟大略其他土宜物產之多寡得失以至稅法奸情盡記無漏嗟漸卿一游涉之際用意之精密如是是豈徒游記視之而可乎直以為支那風土記看之而可也至其文之馳驟得適度則范陸或有之邦人所未曾有也敬服敬服

明治十年九月念五 海南藤野啓拜觀

江山之奇靈原谷之奧蘊與作者懷抱相映發遂成文家鉅觀司馬子長見此當把臂入林酈亭以下恐須喘汗却走足為斂衽

丁丑四月

高心夔讀過并記

大著攷山川之沿革、扶郡國之利病、論形勢之夷險、究古今之成敗、絕大文章、非尋常日記也。惜先生行期太迫、鄙人又人事牽帥、不獲往復質證、快然久之、疑義與析、請待他日。

寫景亦似柳子厚遊記、奇古疏宕、未易才也。

丁丑四月八日 楊峴拜讀

叙行役之況、狀山川之奇、屬辭精工、已甚可貴。其間考古蹟、紀水道、辨土宜、徵民俗、詳形勢、論利弊、粲然卓然、若觀掌而知指者、斯誠有心人哉。而學

術才識、卽此可以推見、不比尋常游記、第爭長于筆墨間也。

強汝詢讀一過畢因記

紀遊文章之小品耳、而作者經世之才、與史家方輿之學、已可窺見一斑。於中原南北之形勢、山之支派、水之經緯、言之塙鑿、土田物產之饒瘠、民風之淳漓、鉅細靡遺。如道家中事、得之中國、久居者、已非易易。况東溟萬里、遠游之客哉。其文字脩潔、通峭、狀物微妙、上之祖述、酈道源之注水經、次之則與陸務觀、范石湖、王阮亭、張雲谷、隴蜀諸紀相

頡頏矣、漸卿詞兄跨海相訪、愧人事紛紜、不能細讀而為之序、聊綴數言、以誌欣慕、

光緒丁丑

李鴻裔記

承示尊著棧雲峽兩日記、屬為評隲、展讀一過、山川古蹟、鉤攷源流、如數家珍、想見學富五車、鄠氏之水經注、范氏之方輿紀要、殆不是過、而其論古今得失、語語精當、亦幾幾乎與顧氏郡國利病書相上下、承屬序言、忽忽未暇、略題七截一章、以誌欣佩、

杜陵詩到夔州老、秦蜀漁洋紀驛程、同付東瀛高

士筆摩揩雙眼看分明、

丁丑春三月

吳大廷書於槎室

讀破萬卷行萬里、寫出棧雲和峽雨、何期東海來、奇木人中之龍、文中虎、我取揚州月二分、重來滬上、遇斯文、他時訪友西川去、見見聞聞報與君、
丁丑天中節讀漸卿先生蜀遊日記、謹題一詩、請正、即乞和教、

七十五叟齊學裘初稿

自來言地輿者三家、鄠氏水經注詳於水道、顧景范氏方輿紀要詳於形勢、顧亭林氏郡國利病書

詳於治術，為文排日紀行者，亦有三家。漢馬第伯封禪儀，詳於典禮。唐李習之來南錄，詳於郵程。近世徐霞客遊記，詳於游覽。其用意不同，而其各以所得垂之無窮。要自卓然成一家言。大著棧雲峽兩日記二卷，於山川之脈絡，風氣之升降，國計民生之得失，罔不研究。想見識略闊遠，問學該博，至其摠情寫景，或如明窗淨几，展視淡墨古畫，意思間遠。或如奔濤急瀧，魚鼈蛟龍，萬怪惶惑，可駭可愕。匪特攷證之詳，抑由用筆之妙。他日壽之名山，不難驟斬古之作者。如有刊本，幸以餉我。

光緒四年戊寅秋八月無錫薛福成

奉讀竹添漸卿棧雲峽兩日記及詩文集，率題一

律并引

自火輪氣機旁午於重洋，而鄙衍氏所謂大九州者，乃得利濟四通，通行無滯，非徒賈客之利而已。凡夫通儒碩彥，韻士騷人，以逮一材一技之長，莫不聯翩頡頏，攬勝於禹蹟，殆將徵諸見聞，以擴其智識。舉平生之所學，相與講同，辯異決擇，於是非而一切墨守墟拘之見，浮光掠影之論，泯然息焉。紀澤少嘗從事於形聲訓詁之學，既又取泰西語

言文字討論而參稽之，於是東西文士，謬采虛譽，
昕夕過從，則益得詢訪其為學之本源。大抵西國
人士功利之見，多勤遠路，通賄幣，崇侈炫富，非古
而是今。若與中國先聖醇儒之教，判然為異者，然
其好學覃思，鉅細不遺，嚴整密察，令行而禁止，雖
桀驁之夫，駭穉之童，未嘗輕易叛教違法。則實事
求是，有足多者。日本密邇中國，服膺宣聖，自唐以
降，常與華士賡酬為歡。暨今文教益昌，經師輩出，
余居京邸時，已聞井井居士名。光緒戊寅秋，銜命
使於歐羅巴洲，道出津沽，池田松坪出居士所為

詩古文及棧雲峽兩日記，問序於余。蓋居士之為
學，不主一蹊一徑，其立論必要之敦本抑末，背偽
以歸真，大而無夸，通而不泛，又未始狃於一偏，期
諸折衷事理，無悖于道義已耳。庶幾實事求是，以
上通於先聖，昔賢之微指者，游踪所歷，山川泥塞，
形勝要區，莫不博攷詳搜，窮竟原委，非服古有素
劬學多聞，固不能取給於車塵馬跡間也。至於倪
仰今昔，發為詠歌，憑眺留連，一若不能自己者，然
則居士問學材智，誠不藉山川之情，以相啓牖，著
履搢筮，特出其夙所蘊蓄，以自印證云爾。深山蘊

玉滄海孕珠，豈不信然。

案牘成堆百緒繁，忽開迷霧見晴雲。言之有物辭逾美，道本同源派未分。水木湛華清入句，冰霜無滓淨成文。匡時又信經綸術，匪獨吟壇共策勳。

湘鄉曾紀澤稿

棧雲峽雨日記卷之下終

跋

環球而居焉，其民分為黃白黑三大種。今也白人之勢，若潮之方進，若風之方發，而黃黑二種式微矣。蓋黃種之居于東洋者，數邦有并土地，人民移之于他人手者，有奴役者，有割地者，有予利柄于人，而已自腹削者，所被雖有深淺，所及雖有早晚，總之不免立于一大厄運中，而僅自救之不暇也。譬諸疾之在躬，遠聲色，嘗良苦者，庶幾乎蘇矣。若夫呼息奄奄，而猶護病諱醫，啞啞笑語，自傍人觀之，祇見其可深哀也。讀井井子棧雲峽雨紀行，所歷足跡半于

清國可以略觀其全勢焉。蓋民力衰凋，生息拂地，而物產之阜，富厚之資，猶有藏于無盡者。其民儉嗇，長于商易，足以爭利于海外也。但據所紀阿片之毒，宗教之禍，束手羸癰，浸入膏肓，嗚呼轉危為健之道，唯有嘗膽啖苦，鍊養微神焉爾。不知彼邦之人，謂何觀國之光，豈聲容文物云乎哉。我國之士，跋彼地，與其人交者，不多。井井子經歷之間，訪器識之士，肝膽相投，痛哭相問難者，蓋在文字之外矣。余於跋此篇，為一發之。

丁丑九月

井上毅

跋

余既在鍾君子勤案頭，獲觀漸卿先生所著游記，歎為抗志希古，命世獨立。越日，漸卿過訪，復出是編，屬為點勘。遂更而讀之。記中因事設辭，發揮心得，莫不持之有故而達之有序。君子立言，不為一時。賈生策治安，昌黎著原道，隱然以守先待後自任。吾於漸卿見之矣。至其文雄奇浩博，盡態極妍，合龍門淑宕，廬陵縣邈為一手。盡人能知之。又何足為漸卿重哉。校既竟，為揭其學術志節之大者，還以質諸漸卿，當亦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光緒丁丑五月朔喜。

梅雲山雨集卷之十

雨時晴。几案如拭。方德驥書於上海梅溪廬舍。

梅溪廬藏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rectangular border.

跋

五言詩

井井竹添君天草人也幼學韞村
木下公解之詞多神童稱翁於仕能本
侯擢列侯官以辰歲印系州廣端
國家之大經慷慨激切索深感于卓
識無或均國展然無莫之濱古知

其才學者少矣索每篇之其可也屬
從東遊乙亥春親我父未嘗
以終日之志在踏海濤遊也遊
從森之使航德國父於法名之而
子夏深入巴蜀涉集一百餘日筆
棧之政兩日記及歸持示索展之

此僅二卷西之蜀中山水風景
讀之可有道家於棧中與中
想而多利也此與書中卷中
運也政治也民情也閱毒也
言也除分棧析識透而論確蔚
乎經世之文章非蜀山之靈助也

物中之奇以作此一六為者即於
是來自言嘗責其才學以虛
少用樂也

少後上事初冬 少年持安芳



棧雲峽雨日記後序
我東方亞細亞沙文藝最盛人物
多出莫禹域者也疆域廣生齒繁
莫禹域善也可與歐羅巴胡頑者
莫禹域若也禹域與我邦文
字同可親厚一也人種與我同

可親厚二也輔車相依唇齒之國
可親厚三也亞細亞不及今同心戮
力則一旦有事權歸于白哲種
而我人種危矣可親厚四也抑元世祖
之侵我西邊我邦人之擾閩浙當是
時未有歐羅巴之外文也未

狼子野心之覬覦者也設使如今
日則二國必無此事矣今也我邦
與禹域務當小大相忘強弱莫
角誠心實意交如兄弟互相親
信不寧讒間有過亦寬恕無
禮不相咎蓋二國所期者在

于同心協力保護獨立以存亞細亞
之權而已矣近者我邦通航
禹域發遣公使莫非職是
由也竹添漸卿君奉命往禹
域行旅古燕趙周鄭秦蜀吳
楚之地暫歸故土余幸得讀

其所作棧雲峽雨日記地勢民
俗縷載不遺洵為方今有用之
書可備參考者也至其描繪山
川文字之上讀者自知之矣余不
敢贅明
治九年臘月

江都 中村正直



中林直道
類實即此以羊頭月
川城空室
其所以遊覽者固曰信此後月

書棧雲味雨日記後

昔者晁衡之入唐常与五綰川李青蓮之徒游宴觀講之語可去也後之集唐詩者与載胡胤咄命使鄉國一律說者以為故者朝之訛而朝又与晁通等晁所作也其詩道雋高推其与王李益駕而馳使人一誦輒意消不嘗曰吾邦以詩名家者

世不乏其人然上下千有餘歲未之
踰於晁昫之韻一律者也然晁卿
在唐風受明皇知遇存歷清要
足詠所及蓋不遇乎靖函淫濁之
間未必有得於嘉陵三江之滯歎也
之能均于此者獨有我漸昫而已
夫漸昫以一以書生翰翰乎禹
域亦至皆有記述攬山水之勝考

風壤之異至於治亂興之廢之蹟
遺今昔之感者必徵之佳藉辨論
極精又從而諷詠游衍慷慨筆
隨意至使人如躬涉其境者公亦
通於晁昫遠矣君乎俞曲園吳桐
雲輩嗜之傳而稱之亦能釋也嗚
呼漸昫之晁卿之流能矣至於以
文章騁譽乎異域者未去之孰

愈也誰謂古今人多私及乎哉適漸頹
命以替其辭予不自量測以一二
指摘已畢為影數語而為之
雍水石松辰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國' and '民']

樂善好施

記